

引 言

1941 年 1 月，詹姆斯·乔伊斯在苏黎士与世长辞了，同时他也给后人留下了一部延绵不绝的文学家的传奇。

现在，人们对他漂泊、贫困、痛苦的一生已不再陌生。然而他那些很少有人读过的作品却蒙受着晦涩淫猥的恶名。其实，乔伊斯不过是把那些一直靠口头流传的东西变成了文学语言。而那些据认为不宜于阅读的行为和思想，正是他小说不可分割的部分。乔伊斯的作品还不仅是晦涩，简直可谓令人无解其意。然而，他创作上的坦率是为其文学理想服务的，这种坚定的文学理想的渊源是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的哲学。他的作品绝不是写给青少年看的廉价淫秽读物。尽管他描写的是那些普通都柏林人的日常生活，但是他的写作技法却巧夺天工。

在这位被认为是民间传奇色情作家的背后，潜藏着一个爱尔兰天主教徒复杂的内心世界。

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可以改变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乔伊斯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他以其平常之处见突兀的艺术实践，再一次永久地改变了我们对都柏林的看法。许多 6 月 16 日‘布卢姆日’^①那天在都柏林的游客仍乐于徜徉在酒吧和街头巷尾，寻找都柏林不复存在的旧貌。经过两代人的风风雨雨，这座都市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如今在证券交易所附近建了一个以布卢姆命名的豪华都市旅馆。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塑造的主人公，那位生活困苦的广告兜揽员，如果看到今天吃一顿午餐要花 7 镑钱的话，一定会惊得瞠目结舌，当时这样一餐饭只需七个便士。在贫困中过了大半生的乔伊斯对此也会感到吃惊的。而那个曾遗弃了活着的乔伊斯的都柏林，今天却始料未及地发现，死后的乔伊斯所获得的盛誉使她得到了可观的实惠。

在社会发展的强劲冲击下，乔伊斯时代的都柏林几乎消逝殆尽了。但是，他所描绘的，尤其是在《尤利西斯》中所展现的都市风情画，仍

布卢姆日，小说《尤利西斯》主人公布卢姆离开祖国出走的日子。——译注

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 并以其独特的方式左右着人们的想象。他笔下那些别具特色的人物，至今仍漫步在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他在艺术创作中所依据的道德准绳，至今仍是有效的。

对于乔伊斯来说，都柏林以及都柏林人永远是充满魅力的。爱尔兰作家、法官肯尼思·雷丁在回忆他 30 年代与画家帕特里克·图伊一道拜访乔伊斯时说，这个客寓异乡的人仍能够“叫得出从厄曼大街到彼拉大街的所有店名，他可以如数家珍地先说出街道这边的店铺，然后说另一边。如果我和图伊说漏了一个，他都能立刻指出来。当我们提到某个店铺现任老板时，他还能说出这家店铺前任老板的名字。”还有一次 乔伊斯在对他的老校友、律师、建筑史学家 C·P·柯兰谈到他何必非得回都柏林时说，他从未离开过都柏林，并且对那里的一砖一瓦都记忆犹新。“乔伊斯是一部百科全书，”柯兰回忆说，“而且可以断言 他是《汤姆氏都柏林指南录》^① 会发声的最后 40

《汤姆氏都柏林指南录》(Thom's Directory)一部 1904 年出版的名录专著，收入了都柏林城市街道以及寓居该市的，其中包括一些担任政府公职官员的名称、姓氏等。——译注

卷。”

的确，詹姆斯·乔伊斯有着丰富多采的阅历。然而，本书所写的绝不是作为一个歌唱家、一个业余演员、一个语言教师、一个酒徒、一个花呢和烟火推销员、一个冷漠的社会主义者、一个银行职员、一个憎恶狗的人、一个影院老板、一个歌剧爱好者、或者一个新闻记者的乔伊斯。这本书所要写的仅限于——作家乔伊斯。

为写作而奋斗，接着再为发表自己的作品而奔波，这几乎是所有作家艺术生涯的主要组成部分。然而对乔伊斯来说，他的生活方式、经历、业余爱好以及他创作的那类书，都给他带来了远不同一般作家所遇到的重重困难。但是，他凭着英雄豪杰般的气质，鲜为人见的刚毅以及许多热心人的资助，面对这些困难的挑战。

乔伊斯死后，他的作品以及他所走过的创作道路，始终是学术界，特别是美国学术界潜心研究的课题。“乔伊斯产业”就是众所周知的一例。但是在爱尔兰研究乔伊斯的工作却是不尽令人满意的。尽管出版过几部重要的传记，但堪称权威的传记却要属美国学者理查

德·埃尔曼^①那部长达 842 页的巨著。然而，这些书都不能替代乔伊斯本人创作的书。我这本挂一漏万的小册子当然更谈不上。

乔伊斯的作品之光穿透了抵毁和缺乏理解所布下的重重迷雾，慢慢照临到较为广泛的读者身上。但他作品的晦涩足以使读者被它的晦涩所吊起的胃口也变得索然，最终它们成了一些大学及研究机构的研究课题。60 年代，美国 and 英国发行了《尤利西斯》的平装本，《尤利西斯》的电影剧本也随之问世了，这时，乔伊斯的作品才真正为广大读者所熟悉。即便如此，乔伊斯绝称不上是一个“通俗作家”，只要了解了他的生活经历，自然可以得出这个结论。

相当数量的作家，他们创作的作品与他们的本人的生活经历可以没有任何关联。但乔伊斯与这类作家截然不同，他作品中的都市生活、宗教信仰、性、家庭、反抗、背叛等主题，与

理查德·埃尔曼 (Richard Ellmann 1918—) 美国文学研究者，专事研究乔伊斯、叶芝以及其他近代英国和爱尔兰作家的生平和作品。1959 年著《詹姆斯·乔伊斯》一书，对乔伊斯的生平和思想做了细致的研究。1966 年他又汇编了乔伊斯的所有信件及其他有关乔伊斯的著作出版。——译注

他个人的生活经历息息相关。为了透彻地理解乔伊斯的作品，了解一下作为歌手或影院老板的乔伊斯的某些生活经历颇有必要。然而只是由于他的作品才使人们对他的生活经历发生了浓厚兴趣。

乔伊斯其人不同凡响。

在青年时代，即使是在灾祸迭起的逆境中，他从不失翩翩风度。由于贫困所迫，他在学生时代只能穿着廉价的网球鞋，尽管如此，他仍自鸣得意地手不离一根手杖。后来他手头宽绰了，穿戴是很讲究的。

他对自己以及他所产生的吸引力非常明了，他不同时期拍摄的生活照片可以说明这一点。1904年，乔伊斯的朋友 C·P·柯兰在他父母家花园里一栋玻璃房前给这位时年 22 岁的年轻诗人拍了一张照片。乔伊斯在这幅照片里，双眸闪烁出一种嘲讽、高傲、自信的神态。后来有人问他当时正在想什么时，他回答说，正在想柯兰是否会借给他 5 个先令。

1939 年，《时代周刊》为发表一篇评论《为芬尼根守灵》的文章，委托法国摄影家吉赛尔·弗罗因德拍摄一张乔伊斯的彩色人物像作为这本杂志的封面。弗罗因德女士为乔伊斯

拍了一组照片，其中一幅被杂志选用了。在这些照片中，经历了艰辛坎坷的艺术、生活磨难的乔伊斯，显得是那么憔悴、多病、倦怠，与1904年那些照片形成鲜明对比。

痛苦的熬煎在他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约翰·蒙塔古曾评论说：“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他那些无与伦比的惨痛经历，他的视神经做过手术，眉头痛苦地紧锁着，形容苍老，憔悴，但是，即使是痛苦也淹没不了他不可抑制的信念。有时，他的整个面孔仿佛积郁着仇恨，两只瞳孔灼热刺人，图面上的这位艺术家简直可以说是一个好斗的犹太教徒。”

蒙塔古的这番评论，是在看了画家路易斯·勒·布罗克依为乔伊斯画的一组肖像画后有感而发的。几年前，这些画曾在若干国家展出过。然而我想说：这些肖像绝然不是《尤利西斯》和《青年艺术家的肖像》中那位年轻学生，也不是创作这些作品的年迈作者，而是一个准神话人物，一种观念，一部文学家的传奇。绘画、传记、批评研究都只是它们原型升华后的结晶，而真正的乔伊斯，则是摆在书架上的那八本书。这些书的篇幅，它们的创作日期和地点，才真正揭示了乔伊斯的一生，那就是1882年的都柏林至1941年的苏黎士。

第一章 童年和青年时代

詹姆斯·奥古斯丁·乔伊斯，1882年2月2日，出生在都柏林拉斯加区布莱顿广场41号。后来他把自己的生日视为个人宿命体系中一个吉日。他煞费苦心将《尤利西斯》的出版和《为芬尼根守灵》一书神秘题目的揭晓都安排在这一天。后来他发现，这一年也是很吉利的，因为德·瓦勒拉^①也出生于1882年；乔伊斯在他的最后一部著作中，给他们的同庚同辰赋予无限含义。在乔伊斯眼里，世上没有任何微不足道的事情。

^① 德·瓦勒拉（1882.10—1975.8）爱尔兰争取独立斗争的领袖，一直任政府总理。1959—1973年任爱尔兰总统。早年曾选为爱尔兰新芬党主席。——译注

当时，布莱顿广场刚刚落成，那一栋栋红砖建筑给都柏林这个都市赋予一种维多利亚田园的妩媚风格。布莱顿广场是一个闲适僻静的居住区，乔伊斯家族的许多知交故友就住在这里。这里也是一个远离肮脏、贫困以及文学创作动机的社会贤达聚居区。

从乔伊斯追溯他青少年时代的小说中零星片断的描写来看，他最初的记忆既不是布莱顿广场，也不是他出生不久搬往卡斯尔伍德大街的那个家，而是威克洛郡布雷海边（几乎就建在海里）的一栋房子。

自从都柏林的铁路修到这里之后，布雷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人们常把它称作“爱尔兰的布莱顿”，但是，这里蜿蜒的海湾和山岬，更容易使人联想到法国南方盛夏午后的风光。在乔伊斯的家门前，到外可见布雷那种英国式的恬然漫步，到处是天真烂漫的姑娘。乔伊斯久久难以忘怀那些‘海边姑娘’的音容笑貌，并且把她们写进了《尤利西斯》这部小说。他晚年对旅游胜地那种异乎寻常的酷爱，莫非就来自他对布雷童年生活的记忆吗？

马特洛特雷斯的那栋房屋是他在第一部小说中描绘的家，其中一个姑娘，邻居的孩子艾琳万斯，是小乔伊斯第一个倾慕的人。这俩

个孩子被送进同一个幼儿园，终日耳鬓厮磨。但是万斯的父母是新教徒，所以住在乔伊斯家，并且做他的家庭教师的一个亲戚，那位非但性情阴郁，而且信仰虔诚的康韦太太，极力反对小乔伊斯和万斯来往，她警告小乔伊斯，和异教徒厮守在一起是会下地狱烧成灰烬的。她还告诉他，打雷是上帝对这个世界发怒的信号。康韦太太的这句话一直深深地铭刻在乔伊斯的心里直到晚年。因此，乔伊斯在幼年时代就懂得了对宗教的恐惧。这也必然导致他在爱和信仰这对由来已久的矛盾中作出抉择。他文学作品中这一基本主题，从这时开始便在一个孩子交织着希望和渴求的内心中萌发了。

就在布雷生活期间，年轻的乔伊斯开始认识到他本人和自己的家庭。乔伊斯父母属于都柏林信仰国家主义的中产阶级，家境殷实，家里不仅雇佣了几个仆人，还供养了一个家庭女教师。这个社会差别，对幼年时代的乔伊斯产生了重要影响。乔伊斯不是那种在爱尔兰独立之后逐渐形成的典型的爱尔兰人。他有一位曾相当富有，并信奉新教的朋友试图为我找到一个贴切的词来形容乔伊斯，他说，从仪表上来看，乔伊斯就象是一个英裔爱尔兰人。

詹姆斯是家里 10 个孩子中的长兄。他的

母亲一共生下 13 个孩子，但只活了 6 个女孩，4 个男孩。乔伊斯与他的弟弟斯坦尼斯洛斯（生于 1885 年 12 月）关系很亲密，不过，其他几个兄弟姐妹和他们这两位精力旺盛的哥哥相比，显得逊色多了。由于和斯坦尼斯洛斯年纪相近，且关系密切，因此，詹姆斯在创作中使用了很多他兄弟的感受和经历。斯坦尼斯洛斯坚持写了很多年日记，在乔伊斯的长、短篇小说中，可以看到他兄弟日记中记述的小故事和警句。

他们的父母约翰·斯坦尼斯洛斯·乔伊斯出生在科克郡，他是西蒙·迪达勒斯的原型。母亲梅·默里是莱特姆人，这对农村夫妇和其他人一样，是典型都柏林人。约翰·乔伊斯继承了祖上的一份产业和遗产，但这笔家业却慢慢地败在他的手里。一方面是由于他在查皮利佐德轻率投资的酒厂倒闭，另一方面是由于他挥霍浪费。约翰·乔伊斯贪图安逸享乐，结果入不敷出，坐吃山空。从 1881 年到 1894 年间，他们每生一个孩子，都要典当一部分在科克的房产，直到最后倾家荡产。于是，他通过在政界的一些关系（这在爱尔兰是一种掌用的传统手段）为都柏林自由党候选人竞选出了不少力——从而，在都柏林谋到了一个税务员的

职业。这个工作，使得他以及他的儿子了解到都市生活中很多隐密。诸如当地政治上以及商业上的传闻，为他后来写《尤利西斯》提供了丰富素材。《为芬尼根守灵》的构思，也起源于约翰·乔伊斯在菲尼克斯公园里为保护他的税收袋与抢劫流浪汉进行的一次殊死搏斗。

小乔伊斯的幼年教育是在被家人称为“但丁”的康韦太太监护下进行的。不过，约翰·乔伊斯独具慧眼，始终认为在爱尔兰只有最优等的教育才适合于他这个聪颖过人的长子。因此，1888年，乔伊斯在克朗哥斯伍德学院开始接受耶稣会神父的正式教育。当时他年仅6岁零7个月。他刚进学校时，曾告诉院长说他“六岁半”，于是“六岁半”便成了伴随他多年的绰号。

在耶稣会神父的指导教育下，乔伊斯度过了促使他性格形成的14载漫长春秋，直到1902年夏他才离开这所学院。他在1916年发表的小说《青年艺术家的肖像》中开章很长一部分描写的，就是他在克朗哥斯伍德的这段经历。在这部小说里，乔伊斯给斯蒂芬·迪达勒斯的生活赋予了生动、深刻的含义，从而使得那些无非是作者个人经历的外在的、履历式的描写显得无足轻重了。

克朗哥斯伍德学院院长叫弗·约翰·康米，他后来成为《尤利西斯》一书中的重要角色，在书中，乔伊斯用那位教士的敦厚宽容与一位贵族上尉的空虚浮华进行了强烈对比，在乔伊斯看来，那些耶稣会教士不仅仅是普普通通的人。

在克朗哥斯伍德，小乔伊斯不仅在与同龄孩子的广泛接触中大开眼界，而且在耶稣会制定的传统学习教程中受到了极大的熏陶。宗教原理以及人道教育——这两点他从来没有放弃过——是他那几年集中精力学习的内容。然而，3 年的学习生活，他几乎没有给学校留下什么印象，一位耶稣会教士后来回忆说，“与其说这个孩子聪颖，倒不如说他敏感”。在学校，他与那些发迹商人以及文职人员的子弟相处不错，与那些现代爱尔兰的创造者——如果说他们当时还没有成为国家主宰的话——地主的子弟们也有不少接触。不过在这几年中，他没有结交一个朋友。

1891 年春，乔伊斯因患病——或许象他小说中描写的那样，是被人推进学校院内的厕所所致——不得不请医生和学校的护士南妮·高尔文照料。尽管他象往常一样在秋季学期返回了学校，但是 1891 年圣诞节前他被迫退学了。

那一年，老乔伊斯失了业，而且在他急得快要发狂的妻子再三恳求下，才得到一些退休津贴。这样，每年的收入减少到 132 镑，这不仅意味着他们的家庭生活更为艰难，同时也意味着乔伊斯无法在克朗哥斯伍德继续就读了。在学校学习，每年要支付 25 镑学费，上音乐课还要另外收费。到该学期为止，乔伊斯共欠学校 27 镑 10 先令 6 便士，尽管校方曾很乐观地认为，到 1901 年 9 月他们可以收回乔伊斯的欠款，不想这一希望始终未能实现。其实小詹姆斯从耶稣会获得的好处远不止这笔款项。很久以后他曾用感激的心情回忆说，是这个学校使他学会了“把问题安排得便于观察与判断”。清晰地辨别事物的能力是耶稣会的无价馈赠。耶稣会认为，倘若一个孩子从 7 岁开始接受他们的教育，他将来一定会成为一名作家。

对乔伊斯一家来说，1891 年阴云压顶的圣诞节，标志着他们在海边舒适生活的结束。当时，巴涅尔^①在爱尔兰党内的领导地

① 巴涅尔（1846—1891），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爱尔兰自治派的领袖。1879 年任爱尔兰农民争取土地改革的土地同盟主席。后因婚姻问题受到舆论界的非议，从而其政治影响逐渐削弱。——译注

位业已经历了若干个月的危机。巴涅尔是为爱尔兰农民争取土地所有权运动中的主要人物。这场政治和社会革命，仅仅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便席卷了整个爱尔兰大地。然而这位伟大的民族英雄却显得太富于人情味。1889年底，威廉·奥谢上校在他的离婚诉讼案中，将他的妻子和巴涅尔作为共同被告提出起诉。法院终审判决，该离婚判决在指定日期前不提出反对理由即行生效。1890年法院作出了最后判决。和巴涅尔私通达10年之久，并为他生养过孩子的奥谢夫人，现在终于可以和巴涅尔结合了。事件开始时，巴涅尔对社会上暴风雨般的指责毫不动摇。可慢慢地党内一些人也开始把矛头指向了他。1890年12月，一向作为团结象征的爱尔兰自治派终于分裂了。

政治斗争变得愈发激烈，并且带有人身攻击的色彩。约翰·乔伊斯和他的儿子都是巴涅尔的支持者。1891年10月6日，巴涅尔溘然长逝，这个四分五裂的国家更加动荡不安。

乔伊斯在他的小说中，对这次桃色事件在爱尔兰引起的愤怒之情、政治上的攻讦以及反宗教情绪做了生动描绘。他“发表”的第

一篇作品，是抨击提姆·希利¹的诗。希利是一名主张民族自治的议员，因背叛巴涅尔，后来当上了爱尔兰总督。诗的题目是“依图·希利”²。父亲对儿子这篇幼稚的作品深为感动，并且印制出来分送给他的朋友们看。他甚至还对人说曾寄给了教皇一份。据目前所知，这首诗佚失了。这首印在一张小黄纸页上，也是乔伊斯作品目录中最珍贵的诗，还有待人们去寻找。

当时，乔伊斯还写了许多与这首诗内容迥异的宗教诗，这些诗给他母亲留下的印象更深一些。不过这些作品也未能留存下来。

随着巴涅尔的垮台，乔伊斯一家也开始走向衰落。在乔伊斯的记忆中，国家和个人的灾难是接踵而至，联系在一起的。他一家从布雷迁居到布莱克罗克的卡里斯福特大街，因为该住所门前有一尊蹲伏的石狮子，所以他们也把

1 提姆·希利（1855—1931），爱尔兰自治运动和土地改革运动中的领袖，爱尔兰自治邦第一任总督。1880年当选为议员。1886年与巴涅尔决裂，支持格莱斯顿的自治政策。1917年后支持新芬党。1922—1928年任总督。——译注

2 “依图·希利”，作者所用的“依图”（Et Tu）系拉丁文，意为：不过如此。——译注

这里称作雷奥维^②。这栋房子大厅门上装嵌着五颜六色的玻璃，上面描绘的赞美但丁和贝雅特里齐^②爱情的图画故事，分外引人注目。很可能是这些画激起了乔伊斯对这位意大利诗人的浓厚兴趣和毕生的热爱。但丁和贝雅特里齐的爱情，成了乔伊斯某种诗情画意般爱情的楷模，这种爱情，就是他对远在布雷海边的艾琳·万斯的爱，对晚会上遇到的那些印象模糊的姑娘们的爱。

卡里斯福特大街一直是一个邻里和睦、环境高雅的地方，附近有一个优美的花园，小乔伊斯经常在伯父的陪伴下到这里玩耍。但是没过多久，这栋房子便出让了，他们又举家搬过利菲河来到市北，住进了他有生以来第一个，也是最简陋不堪的寓所。

直到今天，利菲河还是一条文化分界

雷奥维，英文狮子 Lion 的音译。——译注

② 贝雅特里齐，一首抒情叙事诗中的人物，该诗被认为是中世纪马利亚传说中最杰出者。现存最早手稿写于 1374 年，诗中写修女贝雅特里齐逃出修道院，嫁给一个从小相爱的男子，生下两个孩子之后，丈夫她弃了她，她被迫过堕落生活。但悔恨最终使她返回修道院，却发现竟没有人察觉到她的出走。因为圣母玛丽亚接替了她的位置。——译注